

# 四川才子揚名中外

## 我的弟弟許芥昱

(下)

● 許伯超 (前東吳大學教授兼城區部主任)

### 業餘習畫無師自通

我於一九七〇年，方知道芥昱會畫畫，一九六〇年我在加州他家中住了三個月，不曾見他作畫。連畫筆、畫紙與顏料都未見，一九七〇年他為我賀生辰，畫了一張折枝黃桃寄給我。為謝其厚意，我曾在畫上題了一首打油詩，並抄寄與他：

寄來黃桃勝蟠桃，十年夢斷金門橋，庭間雛橘懸青實，鬢上輕霜擁白毛，萬里鄉關悲永夜，一海滄茫泣長蛟，燭花今夕遙共剪，勤將茱萸用酒澆。

註：黃桃加州特產，十年前我離美返台之前日，他與妻兒偕我遊金門大橋話別，雛橘乃我在其後院手植，現已青實累累矣。

我知道他從未拜師學畫，也未臨摹過

「芥子園」畫，家中友人多，耳濡目染，

浸年累月繪畫竟成了他兩大嗜好之一，另

一是旅遊，張大千先生旅居美國，住在他

家附近的 Monterey 小城，誼屬同鄉，時相

往還。張大千在芥昱家餐聚後，便在其畫

室揮毫助興，為他上了一堂運筆設色課，

台灣藝術圖書公司的創辦人何恭上曾在

一篇文字中說：「芥昱是一個道法高厚的讀

書人。他很健談，個性瀟灑，他的書藝和

潑墨寫意是融會中西技法的文人書畫，在

美國的中國學人中都有相當的名氣：」

同樣地，他也未臨過魏碑隸書。我唸

高中時，常在家中臨趙孟頫帖。他偶爾也

臨一下。何恭上說他畫的是文人書畫，的

確不錯。

他和幾位好友，深愛中國文化，認為

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迥然不同，不論文字、詩詞：自成一體系。他和好友們深信文化交流可以各取其長，增加新源泉，

拓展新境界。他們的理想是使歐美人土多

認識、多了解中國文化。所以必須先在教

育與文藝界中播種發芽，然後方能開花結

果。因此他在教學之外，極力結合在美國

的中國學人，組織筆會、藝會、討論會。

在這方面，協助他最力的是老友陳立鵬和

卓以玉。

卓以玉，福建人，加州聖地牙哥大學

建築系教授。福建林、陳、卓三家均為滿

清末葉的書香世家，文人輩出。三家世代

互為姻親，卓以玉呼陳立鵬叔公，稱林徽

音姑姑。林徽音與丈夫梁思成（梁啟超之

子）皆在美國攻讀建築，兩人均是建築名

家，世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傑出專

家。卓以玉受林徽音的影響，也到美國學建築。建築須構圖，卓以玉因繪圖而愛上了畫畫，之後竟以致力繪畫為主，融合中西畫法，以潑墨抽象畫聞名，美國各大城市及台灣，每年都有她的畫展。美國總統選她為美國國家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當選此頭銜的，前此僅有名建築師貝聿銘一人。卓以玉膺選，向例由美總統在白宮邀宴新委員，當面頒授証書，從此她的畫洛陽紙貴，價格不菲，她因陳立鷗而識芥昱，遂成好友。那時她已是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的終身教授，特休假到舊金山修讀博士學位。於獲得博士學位後，返聖地牙哥加州大學，任外國語文系教授。

### 住家成文人雅聚處

卓以玉在舊金山的住家成為國內外華人文藝界的常聚之所。凡是經過舊金山的作家畫家，都在她的住所居霧樓，作茶酒之會，酒餘茶後，大家隨興吟詩作畫，宛如羲皇上人。卓以玉曾數次率領教授及作家訪問日本、台灣及中國大陸，大陸首次送一對熊貓到聖地牙哥動物園時，特別敦請她協助並當翻譯。她的丈夫也是建築師，子女均已自立，所以她可接待文友，全

力投入藝文工作與活動。

芥昱幾本較重要的著作，如聞一多傳等，均由卓以玉譯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她與芥昱曾合作寫的英文著作有 *Magie of the Brush* 及 *中國書畫* 等。

在台灣有校園歌手之稱的潘越雲，以「天天天藍」一曲風靡台灣，這首歌的歌詞乃卓以玉所作，陳立鷗譜曲：

天天天藍，教我不想他也難，  
不知情的孩子，他還要問：「你的眼睛為甚麼出汗？」

情是深，意是濃，離是苦，想是空  
天天天藍（疊句）……出汗」

### 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芥昱在教學之餘，於一九六二年創立「美國中文教師協會」，一九六七年任「美國外國語教學委員會」執行委員。一九七〇年任「美國現代語言學會非常用語文顧問委員會」委員，倡導華人文藝作家聚會，出錢出力不遺餘力，都是為增進歐美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所作的努力，他在這方面的活動很多，不能一一陳述，僅舉二例。

曾在台灣大學、東海大學任教，出版

小說、散文近廿本，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的聶華苓，她與芥昱在大學同時期，但不同校。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芥昱：

「芥昱是一陣風，一陣春風。……」

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應哈佛大學為期八天的現代中國文學討論會。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社會息息相關，討論起來，問題特別多，本來應該是生動的討論，若有人擺出大沙文主義的架子，來定中國文學的『罪』，就沒法討論下去了，我正準備離開哈佛，芥昱來了。他晚到幾天，他一到，一陣春風，討論會上的空氣也不那麼沉重了。……

從哈佛回到愛荷華，……我對安格爾（聶華苓的美籍丈夫）說，我希望中國作家朋友們，能到愛荷華來聚一聚，他立刻贊成。……第二天人冷靜了，問題全來了。我最擔心的是『牛鬼蛇神』的作家們，各人經歷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文學意見不同，政治意見不同。大家又隔離了卅年，是不是形意相合，能不能坐下來談『心』，毫無把握。我把『中國週末』的構想告訴一些海外的作家朋友，得到熱烈的響應，第一個便是芥昱。他打電話給我：『

『中國週末』，好極了。是時候了，大家應該坐下來誠懇懇說說了。你要我做甚麼？帶吃的，喝的，各種紙筆墨印泥來。……大家酒酣耳熱時，請每位寫幾句，畫幾筆。……

就那麼開始了第一個『中國週末』。

時為一九七九年，從北京、台灣、香港、新加坡及美國各地來的作家朋友們，在我家和安格爾的家初次聚會。芥昱銀鬚紅衫，挾著文房四寶，一陣風似的來了。和朋友握手擁抱後便一人不慌不忙地磨起墨來。劉國松第一個拿起筆……陳若曦第二個。……

一九八〇年又有第二個『中國週末』

。我們討論了『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之後，芥昱作了平實而清晰的結論。他在第二個『中國週末』中主持了詩歌朗誦、討論、談『心』、作畫、作詩、寫字、唱歌……芥昱就是一陣風，一陣春風，把人的情緒緩緩地扇開來，芥昱的情緒是浪漫的，頭腦卻有古典的謹嚴。」

鄭愁予在一篇文章中有……自古文人相輕，留美的中國文人，大都從事教學及研究行業。「相輕」起來，自是另有一番論據。……芥昱不是一個靠「入行券」(CP)

ion Card)在美國求生的專業學匠。他除了一具有一切條件外，才華豐美，對各型文化所蓄收與涵養都很廣大，但最根本的他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活活潑潑的性情中人」。

一九八一年中國時報美國版舉辦「時報藝術週」，編者在報上宣稱：「特約請舊金山州立大學許芥昱教授，親自赴法訪問巴黎的中國畫家趙無極、陳建中、熊秉明、朱德群、彭萬墀、李元京、李嘉兆、張儀明等數十人，請他分別撰寫訪問紀錄。……遂決定全文在人間副刊分期登載完畢後，以中英法三國文字出版專書……」

### 巴黎訪華人藝術家

應時報之請，芥昱於是夏抵巴黎，訪問旅法中國藝術家，為期約半年。不過他筆下快速，倚馬可待，每訪問一位，兩三天內即將訪談紀錄寄給時報。留巴黎期間，除訪談外，還寫了一篇「國際性抗戰時期中國文學討論會」的長文，由中國時報刊佈。訪談結束後，是年十一月芥昱又赴瑞典，參加編纂中國文學手冊會議，負責歌部分的編纂工作。這是他參加國外文藝活動的最後一次。

芥昱酷愛旅遊，平日省吃儉用，錢都花在旅行上，除常偕妻兒探幽尋勝外，自己也不惜花費。有一次他為撰寫齊白石的繪事，往美東訪問王方宇教授，王度藏齊畫精品十多幅，訪談後，他與好友到山區賞楓，「楓紅艷如二月花」，他流連忘返，竟誤了預定飛返舊金山的班機，盡興始下山。

一九六二年他偕長子仰北第一次訪台，在台北我家留住約一月。這是他自費旅遊的第一次，專為與我家團聚和訪問老友，未驚動文藝界友人。我陪他漫遊全台灣的各名勝。在日月潭二日，在碧波如鏡的潭中遊艇上，他興致甚高，口占一詞：

湖上風來煙波碎，松杖倒，柳枝醉，

欲向峰頭覓詩句，青山隱，蒼巖翠。

休問明日何處聚，風裡來，雨裡去。

他強我和之，乃作南歌子一闕：

嘉陵醜酒憶當年，衰了朱顏，白了翠

鬚。

海外飛來雙歸燕，顰也悽然，笑也心

酸。

聯床風雨意綿綿，喜見今晚，怕見明

天，

何日歸去芙蓉苑，身在蓬山，心在蜀

中間。  
如今想來，風裡來，雨裡去，不是詩  
識嗎？

### 周恩來傳中共禁售

中共與美建交後，芥昱即擬到中國訪  
親屬及昔年師友，我曾多方婉勸其少緩。

一九七三年，他終於趁休假之便，偕妻與  
兩幼兒於二月訪問大陸。在北京、西安、

江浙旅遊約半年，他最想去的故鄉四川，  
中共以尚未開放為理由不許其前往，他只

得到西安，邀三弟光瓚、二姐靜嫻（現已  
逝）及侄女與侄孫到西安團聚。在北京，

曾訪問朱光潛等學人與大學同班好友，北  
京大學教授袁可嘉。他有個習慣將一天行

事和所訪所遇的人事與感觸，當夜寫下來  
，篇頁積多了，旅遊中不便攜帶，乃隨時

郵寄與香港友人代為保存。這就是他返美  
後撰「故國行」（英文本）的材料。

「周恩來傳」早被中共列為禁書，鄧  
穎超尤其不滿。加之芥昱走訪過很多文人

作家，中共遂稱他是美國國務院派來的間  
諜。他偕家小到濟南遊覽時，有一天幾個

特務到其下榻的旅館來盤問搜查，如對重  
犯。搜身檢篋，所有的文稿相片膠卷皆被

沒收，並強迫立刻出境。

經香港回到美國後，他用香港友人代  
為保存的資料，寫成「故國行」（英文）

一書。自費印了二百五十冊，編號分贈至  
親好友。故前國立藝專校長，鄧昌國適過

金山，遂請他為我帶回編為第一號的一本  
。鄧先生交給我時附了一小箋：「在飛機

上我一口氣讀完『故國行』，使我吃驚，  
感觸太大了。：：」

光瓚三弟於芥昱被押解出境後，治安  
機關傳他到北京審問，稽禁六個月之久。

因得不到絲毫罪証，方被釋放返校。他那  
時在四川師範大學生物系任教，熊貓專家

之一。光瓚和芥昱一生從事教育，對政治  
無絲毫興趣，終身未參加過任何黨或政治

團體，而被誣稱特務，令人不可思議。

### 比裔妻子神仙伴侶

芥昱的妻子碧姜是比利時人，二次世

界大戰初期，德軍攻佔比利時，她隨家人  
逃難到美國，入史丹福大學。其後在 B.

Rocky 加州大學攻讀圖書館學位，兩人離  
亂身世相似，互相憐惜而結為終身伴侶。

她在高中教法文，之後在圖書館服務以迄  
退休。他倆興趣相同，除旅遊，蒔花飼魚

外，早、晚餐後都坐在一張特製的大書桌

前，相對寫讀。育有兩子，一名 Jean Pierre  
，一名 Roland（中文譯名：仰北，若嵐）

妻兒均不能讀說中文，在家常以法語交談  
。他們雖對芥昱的研究與書畫十分欣賞，

但卻不能配合共鳴，這可能是芥昱美滿家  
庭生活中唯一的不足。但兩子承繼了芥昱

的藝術細胞。仰北大學畢業後與一位美籍  
藝術家結婚，兩人均致力於現代工藝美術

，家中自設窯爐，燒製陶瓷藝品，創製現  
代派的金屬飾物，曾被國家博物館收藏。

所製工藝品價格頗高，每年皆在美國各大  
城市舉辦展覽。次子，若嵐專攻西方文學

美術史，寫博士論文時，特往巴黎攻讀一  
年，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

芥昱生性節儉，學生笑稱他一雙皮鞋  
，穿了十多年不換，確係實情。他本人開

一輛德國製的金龜小車，只能坐四個人，  
也是行駛了十多年廿萬哩不換，因為金龜

車價廉牢實省油，有一次他深夜自學校開  
車返家，高速公路雨濕路滑，煞車時車子

翻了一個筋斗。時夜深車少，他從車中爬  
出來，人車均無恙。於是更曾加他對此車

的信賴。他逝世前的車，仍然是金龜車。  
依美國家庭慣例，丈夫將薪水交給妻

中子作家用，妻子的工作收入另以她自己的名字專戶存儲，如非自願，不能動用一文。芥昱所有旅遊及學術活動的費用，皆賴他的稿費、版稅、講演等額外收入支應。

他對友朋與親屬，則從不吝嗇。招待學人，接濟親友，常年行之。我在台灣任教之初，教養四個小孩，月薪難以支應，那時他任職舊金山日報編輯，要我每月寫一篇文稿在報上刊載，以微薄的稿費，助我度過生活窘境。他離職報社後，每月寫一稿給港台的報刊上發表，以稿費收入全部交我使用，如是者好幾年。

有一位與他和我都是多年友好的畫家，擬在舊金山開設畫廊，而缺乏資金，芥昱和他妻子親自為他佈置畫廊，借予數千元助其開張。在當時，數千元可買一幢小住宅，這位友人的畫廊生意不惡，而至今未償還他的借款。他生前從不提及此事。他向我說：「我有這筆錢可以借予他人，等於是身外之物。借了如盼其還，何必借呢！」

與大陸親屬通訊之後，他與我相約，每年端午、中秋、新年三節，兌美元五百元給故鄉的兄姊子侄，他出三百，我二百。他逝世後，只得由我單獨承擔。物價上

漲貨幣值貶，五百元不管用了。幸好大陸的侄輩們已於改革開放後皆各有所成，而二姐已故，僅老病的光瓚弟需稍加資助而已。

我一生從未見芥昱對人疾言厲色，與人爭執。在家中，對兩幼兒也是和顏悅色。有一次我同他一家開車遠遊。車行中六歲的仰北不耐長途沉悶，在後座上頑皮吵鬧。芥昱勸誡不住，他將車停在公路邊上，走出車門對仰北溫和的說：「大家休息一下，等你不頑皮時再開車。」

光瓚比芥昱大十八個月。自幼至初中，他二人夜同宿，晨同起。同學習、同遊戲，從未發生過爭執，吵嘴打架更無論了。在學術討論會中，文友有時對芥昱的觀點與意見有批評有指摘時，縱然刻毒無理，他也從不生氣，且不存怨恨。事後仍待他們如前。所以文友間不少如聶華苓等戲稱其為「許春風」。

### 兄弟亦有意見爭議

人各有秉賦、觀點和對事物的意見，我和芥昱亦然，時有爭論，較重要的一次發生在一九八四年，港報刊載消息，指海

外文化界人士發起為台灣「美麗島雜誌社」事件致函政府有所指陳，芥昱亦列名其中，我覺得不妥，乃寫一長函，引昔証今，勸他不要涉及政治，保持教書匠的超然地位。因美麗島事件內情複雜，非海外學人所能盡知，乃基於手足之情加以勸阻。然而我亦深知芥昱的個性，他對自己的觀點常有堅持，因而信寫好後，久未投郵，拖延週餘，還是投入郵。芥昱接信後，復我一函，果不出我所料，我的勸阻無效。他在信中說：

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經歷，因而對寫作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必完全同意，要在彼此尊重愛敬而已。

人是社會動物，若能真正出家做和尚，不食人間煙火，那也罷了，如不能，就不可能對外界事物毫無反應，梁實秋也好，趙元任也好，愛因斯坦也好，他們各有其成就，我讚美他們，但絕無興趣去學他們。因為我們都各有一條路走。走自己的路，行自己的素求自己的心安，如斯而已。

### 地樓整書遽作波臣

芥昱在舊金山的家，位於灣區叢嶺中

的一幢二層樓房，取名「枕山釣海樓」。在一座小山峰上，面臨金山海灣，可隔海眺望金門大橋、海灣大橋、舊金山市全景及 Berkeley 大學。自舊金山開車過金門大橋，在山區曲曲折折的道上行駛約半點鐘可達。這區住宅人多屬幽人雅士，每宅相距不是山峰便是叢林，宛如世外桃源，與世隔絕，雞犬不聞。芥昱家的廚房、客廳、書房，均面對海灣，作家事，寫文章，客人來訪，可眺望壯闊的金門灣碧波白瀾，他曾對妻兒說，死後要海葬於此，他的妻兒完成了他生前的心願。

枕山釣海樓樓下車道外，是一座公園，可以垂釣遊船、划水，公園下即是金門海灣，屋後是一斜坡，再後即是一座高峰，那次狂風暴雨，高峰崩坍，衝毀了半座枕山釣海樓，芥昱被沖到公園的堤道邊，為石泥所掩埋。

枕山釣海樓前院常有麋鹿攜小鹿前來覓食，芥昱常在花木間準備一些紅蘿蔔，供鹿食用，前廊簷下懸一只吊盅，盛滿蜜漿，以備色彩絢爛能飛在空中停止不動的蜂鳥取食，小蜂鳥發覺蜜漿吃完了，便會在窗坡上啄幾下，提醒主人給它添蜜。他曾要我為此景吟咏幾句：

半椽小樓出林間，時有麋鹿來窗前，  
煙波萬頃白日靜，遠山近水兩悠然。

兩行征雁穿雲去，一隊幽花向欄開，  
蜂雀慣訝主人懶，隔窗催喚送蜜來。

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那天，芥昱原在金大他的辦公室工作，氣象台報告，暴雨將增強。他趕忙開車返家，到住宅地層收檢所藏的書畫資料照片，免被風雨浸壞，他的妻子與次子若嵐在樓上客廳中，忽然一聲巨響，後山高峰坍塌，石泥如巨嘯般急沖而下，後坡樹木與書畫室皆被沖到屋下的公園中。芥昱失去蹤影。家人親友最後還抱一片希望，以為他或被沖到海中。風雨稍小後，曾雇一直升機在海灣上空偵視。除滾滾波濤外看不到一點蹤影，最後始在公園堤道邊的泥石堆中找到他的屍體。我於當日先後得到陳立鷗、孫毅生兩兄電話：「可能無希望了」。樓上書房及客廳與廚房一角均被沖失，碧姜、若嵐及一隻小狗則倖存，如芥昱不到地樓搶救他珍藏的書畫資料，或可免於此難，他真的為書畫生，為書畫死。

他所收藏的書畫、照片、錄影與數十箱資料，皆由其妻碧姜依照圖書館編號列卡儲放於地樓四壁櫥櫃中，檢閱極其便利。

。沖坍之後，除了少數書籍雖被水、泥淹浸污，尚可保存外，其他皆付之流水。倖存的書籍，碧姜將中國文籍皆贈送給我收存，外國文籍則分贈其有關友好。

一九八一年八月，他與文友在舊金山舉辦「魯迅及其遺產學術討論會」。邀請歐日及大陸學者作家廿餘人參加。他是討論會的主席之一，閉幕後的總結，也由他負責撰寫。

大陸來的學者有吳祖湘、戈寶權、蕭軍等。七十四歲的文藝作家蕭軍，和芥昱情味相投，曾有詩贈答。

蕭軍：

手提肝膽五十年，半付行雲半化煙，  
自許多情歌慷慨，還從一諾証前緣。秋蕉  
經雨紅猶在，苦竹凌風韻未殘，結得交情  
滄海外，殷勤兩字報平安。

芥昱：

七十四年獨步行，仗劍從戎莽書生，  
人前偏喜抬橫槓，筆下專打抱不平，信佛  
未必當和尚，愛詩難免作痴僧，明朝檢點  
前塵夢，半入風煙半入雲。

這是芥昱最後一次參加文友集會與蕭軍的贈詩，也是我所知的唯一的一首舊體詩。

遺願未成雲天長恨

芥昱遇難後，加州的華文報及 Los Angeles Time 報均有詳細報導。台北的各大報則連日有整版的報導，老友們亦紛紛函我慰問。姚必德教授來信安慰我：「……

芥昱遇難後，台北各大報連日均有大幅報導。據我的經驗，除了被摒開散的葉公超先生逝世後，報刊曾連日大幅報導之外，芥昱是第二人，葉是大學者名外交家，而芥昱則是一介書生，尤其難得，有此殊榮」。我則以為芥昱喜交友，廣結人緣之故。

我弟弟許芥昱(下)

四川人民廣播電台，也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廣播芥昱遇難情形及其一生致力於藝術的成就，介紹其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學校音樂館裡，練習了兩個多星期才練成，一曲「叫我如何不想他」，使我熱淚滾滾。

芥昱有一副天賦的好嗓子，大學時為演抗日話劇，他最愛唱「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

他的記憶力強，抗戰時的幾十首名歌，他至今可一字不誤的高歌出來。與友人聚會時，幾乎每會之後，必定高歌。他那充滿感情的男高音，令在場的音樂家也為之傾倒。

有一次他高歌一曲後，大家問他是甚麼曲，他說：「我是隨興唱我二哥為我作的一首詩，只是隨意唱，沒有曲譜。」像這樣的隨意歌，在我們家屬聚會時也常有表演。

芥昱曾下決心將李清照的詞全部譯成英文。他向美國國會圖書館借出大陸一九六四年為慶祝李清照紀念館落成特印的「李清照詞集」要我將每一首詞寫在一張廿四開的宣紙上。他譯成英文後則刊在反面的一頁上。他說，擬在廿年內譯完。芥昱尤注重言有盡而意無窮。即所謂意在言外，要將意在言外在英譯中同樣表達出來，則非投下大力不可。一九四六年他與劉厚

醇合寫一本英文小冊，記述兩批人，派到美國作翻譯官的經過。小冊命名為「忙亂多事的一年」(One Hectic Year)分給各人存為紀念。他在編者的話開端寫了兩句話：

Keep some friends always close

Over the sea we'll be near as next door of

you.

(譯王勃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友朋們認為譯得不錯，他自己卻極不滿意。累想修改而未果。他認為譯詩也要靈感來時下筆，否則必譯不好。所以他要以廿年時間來完成這份譯稿。一九八〇年他曾對我說，已譯成約二分之一。這約一半的譯稿，連同我為他寫的中文原詞，已隨枕山釣海樓的畫櫥沖入海了。

許芥昱已著手尚未完成的著述及工作，據其好友鄭繼宗在其遇難後撰文指稱：尚有「編撰廿世紀中國作家傳記辭典」、「編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索引」、「編纂中國文學研究手冊」、「編撰中國文學指南」、「編纂廿世紀中國詩讀集」及成立「海外中國作家協會」，而今只有依賴其良師益友代他完成了。